

鬥爭

DOH TSENG

期三第卷二第
報關機盟同義主產共國中
版出日五十月四年七三九一
分一價售份每

為西班牙革命的勝利而鬥爭

下面這一篇譯文係托洛斯基同志在墨西哥登陸時對哈瓦那社代表談話，這談話雖經各報轉載，然均加以曲解；茲據托洛斯基同志親自簽字的稿子譯出，以餉讀者——編者

「你問我可曾『命令過』西班牙的民軍，叫他們維持政府的陣線？——我從來不曾向人發過命令。」

「並且對於這些事情，我非但不曾發過命令，而且還沒有發表過我自己的意見。」

「主張不要維持政府方面的軍隊，那祇有法西斯的走狗才能這樣做。一切革命者的起碼任務，就是要為反對法朗可，莫索里尼與希特勒的匪徒而戰鬥。」

關於西班牙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

「政府方面聯合戰線中的左翼，有一半是政府的反對派。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並不是『托洛斯基主義者』，雖然他們對我表示了熱烈的同情，而且牠的黨員——尤其是在前線肉搏的青年黨員——在進行着極英勇的戰鬥，可是在政治上我還是再三地批評牠的。」

「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的錯誤就在於參加了『人民陣線』的選舉組合，可是這『人民陣線』祇能保證法朗可去從事暴動的準備。如果這陣線建立後不出幾月，法西斯的禍害就來臨了，牠現在正發着西班牙。」

「一個革命的黨，決不能直接或間接地為一個愚蠢的政策負責，也不能對牠作非惡的通融。在這種時候，革命黨應該號召羣衆注意提防。」

「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的第二个錯誤，就在於加入加泰龍的聯合政府。因為要在前線上與其他各黨共同作戰，並不需要與

其他各黨組織聯合政府，而組織聯合政府却是錯誤的。」

「祇有懂得把羣衆實際地集合在革命的旗幟之下，才能鞏固軍事上的陣線。在內戰中，政策之支配戰術，比在普通的戰爭中，更要確切到無限倍。例如當美國內戰時，李將軍在統兵作戰的才能上，要高出格蘭脫多多，但是『奴隸解放』這一政綱，却奠定了格蘭脫勝利的基礎。」

「在我們的三年內戰中，敵人在軍事上的藝術與技術方面，常是優於我們的；可是最後，總還是布爾塞維克的政綱獲得了勝利。工人們很清楚地知道他們為什麼而戰，農民雖長期遲疑，但當他們從經驗上比較了這兩個制度以後，他們也就擁護了布爾塞維克。」

史大林主義者的政策

「在西班牙，史大林主義者拼命喊着『個口號』：『先求軍事勝利，然後再來社會改革』，對於這口號，加巴來洛先生也是同意的。」

「我以為這口號乃是西班牙革命的致命傷。兩方面的政綱既然看不到多大的不同，那末工人大眾，尤其是農民們，將完全表示冷淡。」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法西斯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軍事上牠占的較為優越的地位。而勇敢的社會改革，却是內戰中最有力的軍隊，并且是戰勝法西斯的最基本的條件。」

「史大林派的政策，在革命的環境中，

目前罷工鬥爭之前途
為西班牙革命的勝利而鬥爭
紀念「四一二」
史大林主義的死亡
中日經濟提攜的真面目
國民黨的經濟建設
革命與反革命(國際消息)
國內工人鬥爭消息
網廠罷工的經過及其教訓

紀念「四一二」

一九三七年「四一二」紀念日到了。年年這個日子，不覺中國無產階級感到失敗的悲痛，更覺革命者回想往事而看到中國史大林黨政治墮落之現狀愈下；假如去年此時，中國史大林黨已踏入了死亡的第一步，那末今年此時牠已完全死亡而且埋葬了。

「四一二」的犬流血給中國無產階級的教訓是：史大林的『四個階級聯盟』政策是叫無產階級丟掉階級的政策。這政策，掩蓋了工人政黨的階級立場，麻痺了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使工人階級為資產階級作牛馬，並把刀柄交給資產階級，而以自己則毫無防備，靜待階級的反革命。因此凡稍有革命覺悟的政黨，在「四一二」慘敗以後，必然會認清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必然會放棄『階級合作』的謬說，而鮮明的階級意識，準備第三次革命。但史大林國際及中國史大林黨則不然，牠們變本加厲，前年以來，又向劍子手蔣介石要求『不分階級，不分黨派』的『聯合戰線』。為了要實現這種階級合作，牠們願把幾十萬人的血所結成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願放棄土地革命，願取消蘇維埃政府，並且在西安事變中，不惜竭力打擊革命民衆的革命要求。要求合作，為的是什麼呢？為的是『保衛祖國』，為的是希望『四一二』流血的教訓，表示牠們已成了中國無產階級的直接敵人。

史大林黨向國民黨的投降，現在雖還在接洽中，但大勢上已成事實。而一年餘來，這種投降的傾向，已產生了種種毒害的後果，並且將來投降成功後，還要更產生別種的毒害後果。

第一，牠自動取銷了對於國民黨的威脅，因而加強了國民黨蔣介石的統治，加強了蔣介石的地位。

第二，頭腦簡單的人，不免認為史大林的投降，即是加強了『民族抗日戰線』，因而加強了民族抗日力量。但事實上，史大林的投降，不但不能加強民族抗日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民族抗日的力量。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是不敢也不能徹底抗日的，要民族抗日力量強大，必須讓民衆抗日運動充分擴大，如此然後資產階級也才能迫隨民衆，販賣的高喊抗日，而現在史大林投降的政策，他決不會使國民黨『立即』抗日，反而只會跟在國民黨背後，充分『準備』，並幫助蔣政府高喊『經濟建設』。

第三，在階級合作政策下投降了階級敵人的史大林黨，今後在工人隊伍中將不會起多大作用，但牠仍能榨取一部分工人的革命情緒，牠將利用公開機會幫助資產階級。

第四，就史大林黨的本身說，牠的『紅軍』被國民黨改編以後，將直接受南京軍事委員會的指揮，而成為國民黨的軍隊。蘇維埃政府改組為『特區政府』以後，也受國民黨的指揮，而成為國民黨的機關。而且牠在投降以後，牠必然要丟掉大部分革命羣衆擁護，因之牠也要靠緊國民黨，這樣以後，中國史大林黨與國民黨的地方軍閥便沒有兩樣，牠要緊保持其存在，政治上便必須成為南京政府的附庸，因此，在牠投降以後，我們將見牠成為國民黨的一派別，而與國民黨的其他派別在民族領袖蔣介石面前爭寵。

總之，由於史大林國際與中國史大林黨之重復與加深「四一二」的流血政策，史大林黨已成了資產階級的附庸，已成了中國無產階級與一般民衆的敵人，使牠在組織上還有若干形式的存在，但在政治上已經完全死亡並埋葬了。

一九二七年的慘敗是悲痛的事，而過去曾有革命歷史的中國共產黨的死亡，也是可以叫人歎息的。但悲痛與歎息，無益於革命，所以紀念「四一二」的今天，中國革命者與廣大無產階級，應就過去失敗的教訓，認真地教訓，並就史大林黨投降資產階級以後，而導出將來革命勝利道路。這教訓是什麼？即是徹底放棄任何形式的『階級合作』政策，認清資產階級的背叛性，而獨立在第四國際領導下，向建立中國的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邁進！

「我謹向具有偉大價值的歐洲致送敬禮」

里昂·托洛斯基簽字。

「反之，西班牙工農的勝利，無疑地會動搖莫索里尼與希特勒的統治；因其隱秘的與獨裁的性質，似乎法西斯的統治是不可動搖的，實則祇要經過一次嚴重的試驗，牠們就會被內部爆發的力量所推翻。」

「俄國革命的勝利，帶倒了德國霍亨索倫的統治。西班牙革命的勝利，也將推倒莫索里尼與希特勒的統治。」

「西班牙工農的勝利，難道不是和平之有力的因素嗎？西班牙真正革命者的任務，在於脫離蘇聯官僚們的政治保護，給羣衆以勇敢的社會改革的政綱，發揮那羣衆中不竭的熱情，藉以加強軍事的陣線，保證革命的勝利，這當然也就是保障和平的事業。」

打倒國民黨！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解決國事！

史大林黨的死亡！

中國史大林黨無論在組織上與思想上，都已對資產階級國民黨徹底投降，而且做了蔣介石個人之忠實的臣僕，十五年來中國工農先鋒隊的英勇奮鬥，自然不斷在錯誤的領導之下，以史大林毛澤東這等可恥的投降來加以結束，這是世界革命運動中一件最可悲痛的事！

關於「改編紅軍」，「取消蘇區」的談話，究竟達到何種程度，我們雖然還不清楚，但是無論如何，這所謂談判也者，只不過是「贖身」條件的買賣吧！據各方所透露的消息，「紅軍」將縮編成四師，直屬於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每月由南京支助軍餉六十萬元，至於共產主義宣傳之絕對放棄以及「蘇維埃」政府之取消，那是早已不成問題了。

史大林黨的完全投降，在中外的各階級中引起了極大的影響。帝國主義報紙上說中國的共產主義實驗已經結束，中國的統治者也都不異口同聲說「共產主義已經證明為不適於中國的國情了」；而大部分的革命青年，則有的幻滅消極，更有有的走上了民族愛國主義的道路；至於無產階級方面呢，幸虧幾年來史大林派之遠離城市，他們還不曾十分接受到史大林投降的直接影響，他們正在開始鬥爭；但在不久的將來，此種投降也一定會影響到工人中去的。

本文所要講的暫以下列兩個問題為限：一、史大林黨投降的原因；二、共產主義是否不適於中國的國情。

關於中國史大林黨的徹底投降，原因自然很多，不過最主要的却只有兩個：(一)國際方面：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理論的徹底發揮，(二)國內方面：「紅軍」政策之必然結果。

史大林早已聲明了：他們並不想把共產主義輸出到別國（見其對霍華德的談話），這就是說，他們只想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至於其他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那在他們眼中，完全是蘇聯政府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外交的工具，如果某一國中共產主義運動妨礙了蘇聯與該國統治階級的外交接觸，那就犧牲了牠；因為在史大林看來，蘇聯以外國家中之工農大眾的解放，並沒有多大意義，而各國共產主義者的唯一任務，就是要利用他們「共產主義」的威聲，替資產階級壓制住本國的革命，以便各該國的統治者「心悅誠服」地與蘇聯「聯盟」——反對法西斯蒂——目前全

世界各「民主」國家中（甚至在莫索里尼的意大利）的史大林主義者，都採取同樣的印頭政策，而這一政策，在西歐稱之為「人民陣線」，在中國就叫做「國共合作」！

史大林認為蘇聯唯一的敵人就是德國與日本，至於其他的帝國主義者們，那只是共產黨自動解甲，無一不能棄嫌修好，或為蘇聯之友的。因此他在遠東的政策，就竭力歌頌英帝國主義為「愛好和平」的國家，推崇蔣介石為「民族的領袖」，同時為了「推誠」起見，他就以命令來「根絕」了中國的赤禍——這就是中國史大林黨徹底投降的國際上的原因。

當史大林熱衷於以「紅軍奪天下」的時候，我們早就指出說：武裝的農民游擊隊若無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其前途或被統治階級的武力消滅，或因自己墮落而投降。同時我們所指出的正確道路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必須在革命的民主口號之下，領導工農的鬥爭，中國革命才能走上勝利的道路。但是這一根據着歷史痛苦經驗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被史大林主義者冠以「取消主義」與「反革命」的諷刺。有些具有我們這種觀點的人們，甚至在一蘇區「中遭受殺戮（如盧育才同志等）但是，現在，嚴酷的實際生活，打擊了這些「領袖們」，他們竟以最無恥的投降來「取消」了「自己的「紅軍」與「蘇維埃」。歷史上充滿了殘酷的諷刺，而這却是最無情的一個！

史大林黨的徹底投降，暴露了史大林主義的整個破產，但在同時却空前不爽地証實了布爾塞維克列寧派的預言。

明白了史大林黨投降的原因，我們就容易答覆第二個問題了：「究竟共產主義是否不適於中國的國情？」

中國「共產黨」之死亡，並不是因為共產主義不適於中國。而是因為史大林主義之叛變了共產主義；因此我們絕對沒有理由由史大林黨的投降中得出共產主義運動完結的結論來。但是，現在從蔣介石起一直到史大林毛澤東，都一致的說目前中國不需要階級鬥爭，而需要「全國各階級的團結」。為什麼？因為要「反抗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因為要「保護蘇聯」。這話對嗎？祇叫稍加分析，就能發見牠那欺騙，幻想與自欺的性質了。

我們認為不僅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的制度，祇有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共產主義才是出路，就是以「抗日」與「保護蘇聯」這兩個問題來討論，也只有共產主義之階級政策能執行這兩個任務，決不是非共產主義的「全民陣線」！

這裏首要的問題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是否真能抗日與保護蘇聯？對於這個問題，大概稍具政治常識的人都會加以否定的答復的。不過有些人，尤其是史大林主義者會那樣來答復：「中國資產階級雖然不能真正抗日與保護蘇聯；但目前的特定階級上，為了牠本身的存在起見，也非聯蘇抗日不可，難道我們不可以利用這一動向嗎？」對的，我們可以利用，但當資產階級正向日本高談經濟合作，敦睦邦交，同時對一切革命者（甚至「愛國」的資產者）加以逮捕殺戮，對蘇聯毫不「友好」的時候，中國的「共產黨員」就早已輪流納降，解甲棄武，這到底誰利用誰呢？

其實問題很清楚，中國資產階級在英國的支持之下無論對日本做怎樣「抗日」的姿勢，牠決不敢真正抗日的，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與政治上都處於帝國主義附庸的地位，牠所希望的只在於「鄰邦親善」的提攜——至於蘇聯呢，那只要牠保持着國有財產的特性，牠總無法得到其他國家資產階級的根本諒解，更不容許他們的「保護」了！

因此，無論「抗日」也好，或者「保護蘇聯」也好，都必須實行共產主義的階級政策才有勝利的希望，換句話說，只有堅強獨立的共產主義的黨，領導着工農兵士以及一切勞苦民眾堅決地反對國民黨資產階級才能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才能獲得中國民族的解放，才能保護蘇聯！

史大林黨已經死亡並埋葬了，這些政治上的死屍們，以後只能起反動的作用。真正革命的共產主義政黨，必須在中國重建起來！中國的革命者們，快快團聚到第四國際的旗幟之下！（懷今）

中日經濟提攜的真面目

前年中國資產階級代表吳鼎昌等曾到東京磋商提攜，當時因日本軍部正在演說略華北的全武行，故他們僅完成了中日貿易協定而止。近因日本帝國主義要改變侵略方法與在華的勢力爭奪，故日本資產階級的代表代表兒玉等，都聯翩來華，求更進一步實現所謂經濟提攜。但這一來，可更使中國資產階級「受寵若驚」了。蔣介石特別從廬山趕回南京，來籌備歡迎；從南京政府的高等頭腦趕到上海金融產業的各大資本家止，「自應切要聯誼惠臨的消息以後，都熱切地盼着蔣之蒞至」（蔣的歡迎語）；而他們對這些中國民族敵人，就是日本資本家也說：「近年罕有之事象」。從南京上海的每一個歡迎會上，無不充滿着親善的空氣；從歡迎者的演詞中，簡直分別不出那是被侵略者的話，那是侵略者的話。中國資產階級對日本帝國主義這樣地低首下心，蔣介石等這樣卑情地向民族敵人乞憐，都是不足為怪的，這正是中國資產階級不得不依賴帝國主義與不敢徹底抗日的原形。

這次歡迎時，中國資產階級所期望於兒玉等的，絕不是解除華北的侵略，他更不會向他的主人——日本帝國主義堅決表示「政治問題不解決便無法談到經濟提攜」國民黨通訊機關及其半機關報中央社與立報等之故意如此宣傳，不過是將民衆

子，牠決不敢真正抗日的，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與政治上都處於帝國主義附庸的地位，牠所希望的只在於「鄰邦親善」的提攜——至於蘇聯呢，那只要牠保持着國有財產的特性，牠總無法得到其他國家資產階級的根本諒解，更不容許他們的「保護」了！

因此，無論「抗日」也好，或者「保護蘇聯」也好，都必須實行共產主義的階級政策才有勝利的希望，換句話說，只有堅強獨立的共產主義的黨，領導着工農兵士以及一切勞苦民眾堅決地反對國民黨資產階級才能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才能獲得中國民族的解放，才能保護蘇聯！

史大林黨已經死亡並埋葬了，這些政治上的死屍們，以後只能起反動的作用。真正革命的共產主義政黨，必須在中國重建起來！中國的革命者們，快快團聚到第四國際的旗幟之下！（懷今）

國民政府一面命孔祥熙帶領他的大批專家到倫敦去活動借款，一方面則竭力與日本謀「經濟提攜」。無論牠的欺騙話怎樣好聽，但這種救救於帝國主義的「提攜」，只能加深中國的殖民地化。例如，天津青島的棉紡織工業已經完全操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中，上海的棉紗工業亦早已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之下。假如在日人投資與技術協助之下而華北的棉產增加，則這種形勢必然更提高在華日人棉紡織業的勢力，使中國的棉紡織業更與廢莫及。在棉花生產提攜下中國的棉紡織業如此，在一般的「經濟提攜」下半殖民地化的結果是：華北主權之完整及失地的恢復將不再談起，且將使中國更殖民地化。

中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是無有收復失地及徹底抗日的魄力的，牠只有依賴帝國主義才能生存——中國共產主義固在過去曾千百次地向革命民眾指出了這一真理，而且在此幾百次證實之後，在這次中國資產階級向兒玉等低頭求歡的一幕中更顯然地證實了這是真理。中國民眾要打破日本帝國主義加給的鎖鍊，要收復失地，其道路只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集合起來，自動把日本帝國主義一切勢力驅除出中國。

中日經濟提攜的真面目

國民政府一面命孔祥熙帶領他的大批專家到倫敦去活動借款，一方面則竭力與日本謀「經濟提攜」。無論牠的欺騙話怎樣好聽，但這種救救於帝國主義的「提攜」，只能加深中國的殖民地化。例如，天津青島的棉紡織工業已經完全操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中，上海的棉紗工業亦早已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之下。假如在日人投資與技術協助之下而華北的棉產增加，則這種形勢必然更提高在華日人棉紡織業的勢力，使中國的棉紡織業更與廢莫及。在棉花生產提攜下中國的棉紡織業如此，在一般的「經濟提攜」下半殖民地化的結果是：華北主權之完整及失地的恢復將不再談起，且將使中國更殖民地化。

中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是無有收復失地及徹底抗日的魄力的，牠只有依賴帝國主義才能生存——中國共產主義固在過去曾千百次地向革命民眾指出了這一真理，而且在此幾百次證實之後，在這次中國資產階級向兒玉等低頭求歡的一幕中更顯然地證實了這是真理。中國民眾要打破日本帝國主義加給的鎖鍊，要收復失地，其道路只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集合起來，自動把日本帝國主義一切勢力驅除出中國。

國民政府一面命孔祥熙帶領他的大批專家到倫敦去活動借款，一方面則竭力與日本謀「經濟提攜」。無論牠的欺騙話怎樣好聽，但這種救救於帝國主義的「提攜」，只能加深中國的殖民地化。例如，天津青島的棉紡織工業已經完全操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中，上海的棉紗工業亦早已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之下。假如在日人投資與技術協助之下而華北的棉產增加，則這種形勢必然更提高在華日人棉紡織業的勢力，使中國的棉紡織業更與廢莫及。在棉花生產提攜下中國的棉紡織業如此，在一般的「經濟提攜」下半殖民地化的結果是：華北主權之完整及失地的恢復將不再談起，且將使中國更殖民地化。

中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是無有收復失地及徹底抗日的魄力的，牠只有依賴帝國主義才能生存——中國共產主義固在過去曾千百次地向革命民眾指出了這一真理，而且在此幾百次證實之後，在這次中國資產階級向兒玉等低頭求歡的一幕中更顯然地證實了這是真理。中國民眾要打破日本帝國主義加給的鎖鍊，要收復失地，其道路只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集合起來，自動把日本帝國主義一切勢力驅除出中國。

國民政府一面命孔祥熙帶領他的大批專家到倫敦去活動借款，一方面則竭力與日本謀「經濟提攜」。無論牠的欺騙話怎樣好聽，但這種救救於帝國主義的「提攜」，只能加深中國的殖民地化。例如，天津青島的棉紡織工業已經完全操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中，上海的棉紗工業亦早已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之下。假如在日人投資與技術協助之下而華北的棉產增加，則這種形勢必然更提高在華日人棉紡織業的勢力，使中國的棉紡織業更與廢莫及。在棉花生產提攜下中國的棉紡織業如此，在一般的「經濟提攜」下半殖民地化的結果是：華北主權之完整及失地的恢復將不再談起，且將使中國更殖民地化。

中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是無有收復失地及徹底抗日的魄力的，牠只有依賴帝國主義才能生存——中國共產主義固在過去曾千百次地向革命民眾指出了這一真理，而且在此幾百次證實之後，在這次中國資產階級向兒玉等低頭求歡的一幕中更顯然地證實了這是真理。中國民眾要打破日本帝國主義加給的鎖鍊，要收復失地，其道路只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集合起來，自動把日本帝國主義一切勢力驅除出中國。

中日經濟提攜的真面目

國民政府一面命孔祥熙帶領他的大批專家到倫敦去活動借款，一方面則竭力與日本謀「經濟提攜」。無論牠的欺騙話怎樣好聽，但這種救救於帝國主義的「提攜」，只能加深中國的殖民地化。例如，天津青島的棉紡織工業已經完全操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中，上海的棉紗工業亦早已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之下。假如在日人投資與技術協助之下而華北的棉產增加，則這種形勢必然更提高在華日人棉紡織業的勢力，使中國的棉紡織業更與廢莫及。在棉花生產提攜下中國的棉紡織業如此，在一般的「經濟提攜」下半殖民地化的結果是：華北主權之完整及失地的恢復將不再談起，且將使中國更殖民地化。

中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是無有收復失地及徹底抗日的魄力的，牠只有依賴帝國主義才能生存——中國共產主義固在過去曾千百次地向革命民眾指出了這一真理，而且在此幾百次證實之後，在這次中國資產階級向兒玉等低頭求歡的一幕中更顯然地證實了這是真理。中國民眾要打破日本帝國主義加給的鎖鍊，要收復失地，其道路只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集合起來，自動把日本帝國主義一切勢力驅除出中國。

國民政府一面命孔祥熙帶領他的大批專家到倫敦去活動借款，一方面則竭力與日本謀「經濟提攜」。無論牠的欺騙話怎樣好聽，但這種救救於帝國主義的「提攜」，只能加深中國的殖民地化。例如，天津青島的棉紡織工業已經完全操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中，上海的棉紗工業亦早已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之下。假如在日人投資與技術協助之下而華北的棉產增加，則這種形勢必然更提高在華日人棉紡織業的勢力，使中國的棉紡織業更與廢莫及。在棉花生產提攜下中國的棉紡織業如此，在一般的「經濟提攜」下半殖民地化的結果是：華北主權之完整及失地的恢復將不再談起，且將使中國更殖民地化。

中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是無有收復失地及徹底抗日的魄力的，牠只有依賴帝國主義才能生存——中國共產主義固在過去曾千百次地向革命民眾指出了這一真理，而且在此幾百次證實之後，在這次中國資產階級向兒玉等低頭求歡的一幕中更顯然地證實了這是真理。中國民眾要打破日本帝國主義加給的鎖鍊，要收復失地，其道路只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集合起來，自動把日本帝國主義一切勢力驅除出中國。

國民政府一面命孔祥熙帶領他的大批專家到倫敦去活動借款，一方面則竭力與日本謀「經濟提攜」。無論牠的欺騙話怎樣好聽，但這種救救於帝國主義的「提攜」，只能加深中國的殖民地化。例如，天津青島的棉紡織工業已經完全操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中，上海的棉紗工業亦早已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之下。假如在日人投資與技術協助之下而華北的棉產增加，則這種形勢必然更提高在華日人棉紡織業的勢力，使中國的棉紡織業更與廢莫及。在棉花生產提攜下中國的棉紡織業如此，在一般的「經濟提攜」下半殖民地化的結果是：華北主權之完整及失地的恢復將不再談起，且將使中國更殖民地化。

中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是無有收復失地及徹底抗日的魄力的，牠只有依賴帝國主義才能生存——中國共產主義固在過去曾千百次地向革命民眾指出了這一真理，而且在此幾百次證實之後，在這次中國資產階級向兒玉等低頭求歡的一幕中更顯然地證實了這是真理。中國民眾要打破日本帝國主義加給的鎖鍊，要收復失地，其道路只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集合起來，自動把日本帝國主義一切勢力驅除出中國。

國民黨的經濟建設

過去國民黨藉口「地方割據」，「赤禍蔓延」，「不能集中全力抗日」的主要理由，他認為要「攘外必先安內」，現在這兩項理由都不存在了，前者國民黨已認為「自去去年七月以後統一事業漸以形成，地方割據之局將過去」，至於後者已因史大林黨之撤離不復存在，史大林黨在國民黨舉行三中全會時曾上書國民黨，願自動停止發動推翻國民黨的方針，改組蘇維埃政府及紅軍，一切政令軍令直接聽命於國民黨，取消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照常理推測，國民黨的「安內」現已實現，那末他就應當發動抗日戰爭，收回已失土地，可是事實不然，對外他還是認爲「和平未至完全絕望，犧牲未至最後關頭」，但爲掩飾他的這種卑怯的奴性起見，他又找出新的藉口，他認爲「和平統一之進行必有待於經濟之統一始爲真正之成功」；於是「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就成了他「真正統一」與「抗日」的先決條件。他以「國力不充」與「國防不足」不足以抗敵來麻醉和緩和民衆對他的仇視。目前國民黨的一切宣傳機關及史大林黨的刊物都自覺的散佈着這種論調，有些自命爲進步份子的，加杜重遠錢俊瑞之流，更有意地替國民黨散播着這種欺騙，甚至替國民黨提出所謂「六年計劃」期其實行。

問題不在於民族危亡之際是否應當從事經濟建設，而是在於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一切經濟建設如果不擺脫帝國主義一切羈絆即爲不可能，尤其經濟在各方面和帝國主義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的中國資產階級之手去建設有利於中國廣大民衆的經濟，更是不可能。因爲中國資產階級正是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一切羈絆。

蔣介石過去盛誇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經濟建設「成績」，這些「成績」可以用數字表示的，有公路的建設，鐵道線的拓寬延長，以及農村合作社的建設，此外就是在英帝國主義幫助與支持下的新貨幣政策「成功」。我們且來考察這些「成績」對於國民經濟是否有利，或究竟有利到什麼程度。首先我們看出一「成績」之最大者莫過於公路的建設，但是公路的建設不是爲便於國內貿易，而是爲便於軍事運輸，而軍事運輸又不是以「國防」爲目的，而是以「剿匪」爲目的，在「剿匪」的地方，都有公路的建設，如江西的公路，比任何

地方都發達，這就是一個明證。鐵道線的延長其最初的目的也是爲便於「剿匪」軍事的運輸。現在且不說這些「成績」的最初目的是怎樣，我們要問這些「成績」是否有利於國民經濟，如國內貿易的發展，國內市場的統一？這些問題的解決必有賴於政治經濟的統一及交通發達，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在中國因爲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分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不能得到統一，即使交通發達，其對於民族工業的刺激，究不若有利於帝國主義賤價商品的運輸，因此，國民黨的公路建設，鐵道線延長，不僅不遭受帝國主義阻礙，甚至爭着出資來建設，因爲中國交通主要幹線在帝國主義手裏，中國的公路建設及鐵道線延長只有對帝國主義在華政治經濟的統治更有幫助。

農村合作社的建設，及農民放款，是國民黨盛稱的成績之一，在國民黨的及非國民黨的報告中只能看到合作社的數目而看不出合作社對農村經濟的促進有什麼實質作用，至於農村放款，又明顯地可以看出只有地主和富農才能享受，而地主富農又以所得的貨款，加重對貧農的剝削，這是國民黨經濟建設的又一成績。

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之下的新貨幣政策，幫助了宋子文孔祥熙一系的財團，這些財團以新貨幣政策聚斂了無數的白銀，單在美國拋售的白銀就不計其數。中國人民所愛的新貨幣政策的「恩賜」就是物價增高，生活更加困苦。這就是國民黨過去建設的「成績」。

現在國民黨要進一步作配合國防的經濟建設了，據說他還有什麼五年經濟計劃。這個所謂五年計劃是否像過去陳公博當實業部長時所擬的五年實業計劃一樣是吹大砲而無實際內容，在未看到他的具體方案以前，用不着多說。但我們可以斷言國民黨正因爲不敢觸動帝國主義的聖地，牠就不會有同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發生衝突的經濟計劃，牠只能說一些空洞而不着邊際的話，如牠的三中全會所說的「發達國家資本」，「維護私人資本」一類空話而已。

國民黨要效法蘇聯也來實行「五年計劃」，那是對計劃經濟開玩笑，不要說國民黨沒有這種可能，就是比中國資產階級更先進的英美及其他帝國主義都不可能，因爲蘇聯計劃經濟有十月革命爲其基礎，牠消滅了經濟的無政府狀態，而這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就絕不能。錢俊瑞希望國民政府或其他不能擺脫帝國主義羈絆的國防政府要來實行他的「五年計劃」，徒見其無知而已。雖然錢俊瑞的「計劃」是就「發達國家資本」維護私人資本這兩方面着眼，以適合中國目前的「國情」，但這種廉價的計劃，也不是國民黨所能實行。

因爲所謂資本並不是現在貨幣形態內而是表現在工業生產，農村經濟及交通工具內。如果「發達國家資本」不是專以貨幣政策來聚斂，而是將大生產如軍事工業交通，水利由國家經營，那末我們就要問爲工業所必需的佔全國產量百分之二十八的東北四省的煤礦，投資佔全國百分之二十三的中日合辦的煤礦，佔全國產量百分之八十的遼寧及察哈爾的鐵礦，佔全國產量百分之七十的遼寧、熱河、黑龍江的煤油，國民黨有能力收回嗎？在外資支配下的鐵路國民黨有能力收回嗎？外資經營的水利事業國民黨能夠收回嗎？在這樣條件之下國民黨怎樣去「發達國家資本」呢？牠只有靠帝國主義投資，但帝國主義不會無代價地把資本投到中國來，牠必然要取得

可驚的擔保，有厚利可圖，才會投資，結果使中國經濟更殖民地化。人們說中國經濟的開發不能不靠外資，但須以平等互惠爲原則；什麼叫平等互惠，實難令人捉摸，帝國主義幫助南京政府實行新貨幣政策而得到開發海南島的專權，這算是平等互惠嗎？如果這是平等互惠，那末，任何帝國主義都願意取得這種「平等互惠」。

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要「維護私人資本」也是不可能的，因爲關稅不能自主，就不能阻止帝國主義賤價商品的傾銷，及與帝國主義在華設廠出品競爭。國民黨連走私都不能制止，還談得上什麼關稅自主！那末牠「維護私人資本」的唯一可能就是幫助資本家無情地榨取中國工人階級。

這就是國民黨所高唱的經濟建設的本質，也是牠所能建立的限度。國民黨的經濟建設一方面用以掩飾牠的繼續投降，另一方面將中國導入更便於帝國主義奴役的地位。在中國只有打倒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國民黨，實現中國無產階級專政，才是經濟發展，民族獨立，國家統一之唯一出路。（經）

革命與反革命（國際消息）

一、美國保托運動的發展

托洛斯基同志從挪威到墨西哥以後，美國民衆即歡迎他作播講演。已定二月九日爲播講演之期。他先由墨西哥以電話發講辭，紐約方面則以收音機播講辭。紐約播到世界各處。到預定的播講時間，紐約跑馬廳上集會的聽講者達六千五百人以上，都熱烈等待着這位世界革命導師對莫斯科審判案的意見。但墨西哥的史大林黨徒，却於這時被有計劃地割斷了墨西哥的電話線，使托洛斯基同志的演辭無由傳達。在這情形下六七千聽衆對於史大林黨單手手段之怎樣憤怒就可想而知了。最後由墨西哥播講演的一美國保護托洛斯基委員會，把托洛斯基同志的講稿對聽衆宣讀了一次。六七千聽衆聽了以後當場通過了一個議案，主張維護托洛斯基的居留權，並主張從速組織公正研究委員會，研究莫斯科審判案的各方面實情。

托洛斯基同志在這次播講中，公開向莫斯科當局挑戰。他於敘述史大林命令挪威當局逮捕他不許他對莫斯科審判案發言之後便問道：「爲什麼莫斯科這樣害怕我一個人的聲音呢？這只是因爲我知道真實情形，全部的真實情形。這只是因爲我無有不告人的事。這只是因爲我已準備要對公開的公正的研究委員會提出我手裏所有的文件與事實，以便把全部真相揭開。我宣佈：如果這個委員會決定了我曾絲毫犯過史大林所誣說我的罪狀，那末，我打賭，我願意自動的把我自己放到格爾烏刺子手們之手。我把這個宣言向全世界提出。一全世界的史大林官僚們，是絕不敢正面來答覆這個挑戰的；他們所能作的，只有偷偷地割斷電話線之類的勾當。」

美國的保托委員會自去年十月成立以後，加入分子極形踴躍，且大都是社會知名自由主義者。他們曾活動爲托洛斯基在墨西哥取得了居留權，現在則正從事於公正研究委員會之組織，以研究莫斯科審判案之真相。但這樣却引起了美國史大林黨徒的恐慌，因而他們乃千方百計地來破壞保托委員會。他們打電話、寫信、托人央求，企圖叫加入該委員會的人都退出來。但不幸這種卑鄙勾當却爲杜威等數十人的公開聲明所揭破了。下邊的聲明係由杜威與克倫斯基發出，而由數十個大學教授等類人所簽名贊成的。這聲明公布在二月間美國的各報紙上。

二、莫斯科發生了什麼？

最近舉行的兩次莫斯科大審判案，史大林已經把十月革命的首領們消滅殆盡了；可是史大林還在繼續着，甚至在加強着那種恐怖主義的手段。蘇聯在發生着什麼事情？史大林在幹什麼？這不僅每一個革命者，就是每一個覺悟的工人，或進步的自由主義者，都應該不斷地問着這兩個問

聯合蘇聯武裝抗日！爭取民族獨立！

題。并且應該積極地起來干涉此種行為，因為蘇聯不是史大林個人的財產，蘇聯是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堡壘，我們決不能讓史大林肆意地加以摧殘！據最近各方面所得的消息，蘇聯發生着下列恐怖的事件：

一、布特那被暗殺。布特那是蘇聯駐倫敦大使館的武官，是國內戰爭中有名的戰將，因「托洛斯基派」嫌疑被召回國，立被逮捕下獄，但據上星期報載，說「布特那在獄中死亡」，這是什麼回事呢？「托洛斯基派」不是的，這一定打不出「口供」，「托洛斯基派」就將他暗殺了！史大林應該把他「在獄中死亡」的真相宣佈出來！

二、雅戈達撤職查辦。雅戈達，這是一個恐怖的名字，他是史大林恐怖主義的執行人，是屠殺革命者的劊子手，但是為什麼以「瀆職」罪而查辦了呢？我們不一定說得清原因，但多半是因為史大林和他共同謀殺了許多老布爾塞維克之後，企圖殺之絕口吧！這原來是一切陰謀家的慣技，同時又是一切走狗們之共同命運。

三、加里寧位階動搖。蘇聯中執委會主席加里寧，也是一個老布爾塞維克，這當然也要在除去之列的，最近史大林公佈了幾封「列寧的信」，上面說中執委會主席的職務應該時常更換，大俄羅斯人，烏克蘭人，與喬其亞人（那是史大林的同鄉人）應該輪流來做；這樣一來，加里寧也非去職不可了。

四、拉可夫斯被捕。前駐英法的蘇聯大使，「梅子過」的托洛斯基派，最近頗忠於史大林；但終於不免，由此可見史大林容人的度，以及他對政治上異己者之殘忍！

動恐怖；而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要求組織一個國際公判委員會，把以前兩次的審判案加以徹底的清查，使史大林恐怖行為的真相大白於天下，然後能使劊子手們有所忌憚。

三、西班牙史大林黨的反動

西班牙工農反法西斯的內戰，現在已有將要獲得最後勝利的象徵。但在工農隊伍的內部，却發展着嚴重的危機。史大林黨總書記三國國際的傳統威信，正在加緊並擴大殺革命的工農，凡是有革命氣魄的政工或工會，無不受他的壓迫和誣蔑。並不是為了要保護資產階級的共和，並不是要維護史大林國際所命製成的人民陣線，而顯然是要徹底推翻資產階級的壓迫，而建立無產階級獨裁政治。因此，較有革命性的馬克思主義聯合工會說：工農作戰的目的既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故當前戰爭進行時，後方即應在經濟上作社會主義的發展。但史大林黨則說，現在的戰爭不是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戰爭，而是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戰爭，故他們決不需要社會主義的變革，而只想穩定西班牙的共和為止。西班牙史大林黨的目的，是要用工農大眾的面來保衛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因此，他只想把工農的革命行動，限制在資產階級共和的界線上。

去年七月當工人奮勇把法西斯勢力驅出馬德里與巴色龍那以後，工農民眾都自動地武裝了起來，把軍事政治經濟力量都奪到自己之手。尤其是在巴色龍那如此。但這種革命力量却損害了資產階級與史大林黨的人民陣線政綱，於是西班牙的資產階級共和與社會黨共產黨，都千方百計地要剝奪人民的武裝，以便恢復資產階級的統治。他們聯合提出了要求，要各工廠工會與工會把自己指揮下的工人武裝武器，都交給共和黨政府集中統治；換言之，即叫工人們把武裝，一概交給資產階級。他們的理由是：由於受軍事專家的指揮，更於統一行動。但馬克思主義聯合工會，反對這種束手待宰的辦法。他說，軍事專家的指導與統一行動是需要的，但最當指導權無論如何應操在工人階級之手，而不能讓資產階級或為工人階級的主人。無政府主義派的工會擁護馬克思主義的主張。

所以，目前在西班牙的工人階級中，有兩個嚴重問題在爭論：一是工農參戰的目的是什麼？二是應否把工人已取得的武裝交還資產階級。假如馬克思主義聯合工會對革命主權勝利了，則「次西班牙革命選

有前途，假如史大林黨的反動主權勝利了，那麼即使工農在內戰中獲得全勝，也必然更遭到史大林黨社會黨與共和黨的聯合摧殘。我們都記得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中史大林黨與資產階級國民黨聯合限制工農前進的後果；我們也都記得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由暴動獲得的武裝交給了蔣介石以後所發生的一四一二」的慘劇。史大林國際目前在西班牙所進行的政策，完全是想叫西班牙工人也遭一次「四一二」的屠殺！

西班牙工人階級，鑒於中國及德奧工人的悲慘失敗，一部分強烈反對史大林黨的政策的復演。這却引起了史大林主義者的慣用手段的復演——他們在他們的國家的與各階級的刊物上，有組織地造謠誣蔑。他們說：馬克思主義聯合工會是「托洛斯基派匪徒」；是希特勒與法西斯黨探的「代理人」；是反法西斯內戰的「搗亂者」；這「托洛斯基匪徒」怎樣怎樣在馬德里前線上「半夜逃脫」，放棄陣地；等等，等等。蘇聯駐西班牙的大使又以「停止軍火接濟」為威脅叫社會黨政府逮捕了馬克思主義的領袖，封閉了他在後倫西亞的報紙與機關，把他那在加泰龍尼亞政府中的部長位置取消。並叫他們還攻擊到同意於馬克思主義聯合工會主張的無政府主義派工會。其實，馬克思主義聯合工會並非「托洛斯基派」，他那參加西班牙人民陣線與社會主義的行為，與「托洛斯基派」的主張早已遠離了。

只有國際無產階級的合力，才能消滅西班牙的這種種革命危機！

四、美國社會黨的危機

美國社會黨在去年的克里弗蘭大會上，排除了右派，向革命主義走了一大步。於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美國工人黨即加入了社會黨。但社會黨雖有零碎的革命主張，却無整個革命政綱，所以內部的政見，左右派與調和派都有，非常複雜。現在快要到他們開會之期，因而右派分子大形動員，主張把所有的左派分子一齊開除，說他們是「托洛斯基派」，「教派主義者」，或「湯馬斯托洛斯基派」，「按湯馬斯是美國社會黨的最高領袖」。右派想在未來的年會上達到他們的這目的。

由右派的主張及他們對於史大林黨的反響，可知他們所謂「托洛斯基派」，即是主張階級鬥爭而反對階級合作的人；即是不願採取那致德奧革命失敗的政策而採取馬克思主義政治綱的人；即是不願使社會黨墮落為官僚團體，而要使黨成為獨立的革命政黨的人；即是不願在下次大戰中為「救護祖國的民主」而參戰的人。右派這種政治傾向，遭到社會黨內部的大部分青年團員的反對。

現在社會黨的左派分子，已發起了反右派進攻的運動。他們看清楚，如果右派的意見必能得到大部分黨員及青年團員的擁護。他們指出，現在的反左派運動，骨子裏是叫社會黨後退到改良主義，落到右派官僚與史大林主義者之手的運動。他們告訴社會黨黨員，不要被「教派主義」的名詞所欺騙，在各州各城市，左派無不積極參加繁榮工作，并使黨得到成功，毫無派別的色彩。他們號召社會黨內革命分子都團結到左派的周圍以打擊右派分裂者。

三月底上海一百三十家綢緞廠工人的總罷工，被國民黨的壓制與欺騙結束了。國民黨的社會黨強迫工人接受一歲增加工資，先行復工，靜候調處。工人又受國民黨的「要求改良待遇委員會」從內部壓制，只得復工了。但國民黨社會黨的調處在那裏呢？他是會替工人幹一點事的！黃色工會的代表還接二連三地向資本家實業部，却為總罷工的聲勢所嚇壞，已經派了特別代表來和資本家商議今後應制工人的辦法。這樣看來，總罷工所提出的四上條改良待遇的要求，是不會有好結果了。因為國民黨資本家都害怕了好結果，會增高工人罷工的情緒。

罷工罷工！這次受騙了，牢記着吧！罷工罷工！這次受騙了，牢記着吧！

新裕紗廠工人團結堅固

上海新裕紗廠第一、二兩廠，前因反對資本家大批開除工人五十六人，先後罷了工。可是工人們的團結却更堅固，他們堅持了一個多月並不服。國民黨的社會黨故

意賣弄仁慈，出來調解，叫工人先復工，但他又暗地叫資本家強硬，所以到工人聽話而去復工的時候，資本家却關門不納。而國民黨都想着工人可以伏首聽命了，因而讓工人復了工；但復工以後，資本家的態度更兇殘，並且被開除的工友還不許復工，因而工人們一怒而又罷了工。現在資本家已經有點軟化了，他出佈告限工人在十四日以前復工。工人如果再堅持一時，便有勝利的希望。

上海英商帝國主義的公益紗廠，許多年來同國民黨聯合着，把四五千工人的血汗不擇手段地榨去了多少。工友們久受減工資的壓迫。近因紗業好轉，工人提出了八項改良待遇的要求，但資本家不允，因而工人於四月一日罷了工。但這却惹惱了公共租界的英商巡捕去廠打工人，工人受傷者不少。現在英國資本家放出空氣說：「工人如不復工，就要開廠。」其實，這完全是嚇人的話。現在是生意還好的時候，資本家決不會讓他的機器閒下去。因此，罷工工人應該堅持罷下去。

上海公共租界電車車務工人與機務工人，前為要求改良待遇，曾先後罷工一天。後因國民黨社會黨來調解，又因流浪月筆等的勾引欺騙，都一先行復工，靜候調處。但復工以後，英國資本家對於工人提出的五項老條件，不但不允許，並且連談判都拒絕了。工人要試驗國民黨的力量到底如何，因而又去社會黨請願。但這請願之不會叫工人滿意，那是必然的，因為國民黨不是英帝國主義的狗呀！現在工人知道非鬥爭不能解決問題，並且知道電車公司生意那樣好，資本家決不會關廠因而正在預備第二次罷工。

粵漢鐵路工人罷工

漢口粵漢鐵路工人，四月四日起罷工，因為要求改良待遇。國民黨警察施以壓迫，工人不服，八日被嚴厲的很多。現粵漢路工人有總罷工之勢。國民黨怕各地工人起來援助，因而嚴禁報紙登載。各地工人應該援助粵漢路工人。

公益紗廠工人被打

上海英商帝國主義的公益紗廠，許多年來同國民黨聯合着，把四五千工人的血汗不擇手段地榨去了多少。工友們久受減工資的壓迫。近因紗業好轉，工人提出了八項改良待遇的要求，但資本家不允，因而工人於四月一日罷了工。但這却惹惱了公共租界的英商巡捕去廠打工人，工人受傷者不少。現在英國資本家放出空氣說：「工人如不復工，就要開廠。」其實，這完全是嚇人的話。現在是生意還好的時候，資本家決不會讓他的機器閒下去。因此，罷工工人應該堅持罷下去。

電車工人準備二次罷工

上海公共租界電車車務工人與機務工人，前為要求改良待遇，曾先後罷工一天。後因國民黨社會黨來調解，又因流浪月筆等的勾引欺騙，都一先行復工，靜候調處。但復工以後，英國資本家對於工人提出的五項老條件，不但不允許，並且連談判都拒絕了。工人要試驗國民黨的力量到底如何，因而又去社會黨請願。但這請願之不會叫工人滿意，那是必然的，因為國民黨不是英帝國主義的狗呀！現在工人知道非鬥爭不能解決問題，並且知道電車公司生意那樣好，資本家決不會關廠因而正在預備第二次罷工。

網廠工人受騙復工

三月底上海一百三十家綢緞廠工人的總罷工，被國民黨的壓制與欺騙結束了。國民黨的社會黨強迫工人接受一歲增加工資，先行復工，靜候調處。工人又受國民黨的「要求改良待遇委員會」從內部壓制，只得復工了。但國民黨社會黨的調處在那裏呢？他是會替工人幹一點事的！黃色工會的代表還接二連三地向資本家實業部，却為總罷工的聲勢所嚇壞，已經派了特別代表來和資本家商議今後應制工人的辦法。這樣看來，總罷工所提出的四上條改良待遇的要求，是不會有好結果了。因為國民黨資本家都害怕了好結果，會增高工人罷工的情緒。

在國會的工會理事聯席會，討論怎樣應付這一工潮。到三月初，潮漲異常澎湃的時候，這些工賊走狗就東形活潑。他們的衝突也就更形劇烈。陸軍部派兵到工廠，影響下的三區工會在兩西幹了許多「奇蹟」，如在罷工中用激烈言辭欺騙工人，以鐵棍武裝糾察隊回巡捕房內走狗流血衝突用糾察隊壓迫資本家簽訂條約等。他們以這些「奇蹟」博得工人真心以後立即召集全上海各工廠的代代表大會成立一個上海糾察隊大會，由該大會派代表到各工廠糾察隊（先是四十八條，後縮併為三十條），號召罷工糾察隊。無難的，這在表面上看來是一個「急進的」，能夠抓住羣衆心理的行動，自然能夠獲得全市羣衆工人的響應，而社會局指示四區工會的各種搗亂破壞的行動，自然受到羣衆的反對與打擊。可是實際上這不過是爲着更便利地，全盤地排擠罷工工人鬥爭的一種準備步驟。市黨部總工會的一部份官僚在打擊社會局官僚採取羣衆以作他爭奪權利的工具。事上是得到第一步的勝利，同時這些官僚所御用的三區工會在羣衆中的影響也極迅速地發展起來。

工潮的發展使得資本家動員反攻了，三月十五日資本家同業公會開會決議（一）向黨政機關要求禁止工人罷工，推翻前訂條件；（二）各廠一致行動對付工人罷工。接着十七號國民黨市黨部社會局在資本家的命令之下，下令禁止工人罷工，罷工的要立即復工，工人見到這個命令，沒有一個不憤恨，仇視，可是改良派遇委員會則馬上投降，召集了一個三千多人的羣衆大會，要工人把條件提到社會局調解，已經罷工的立即全體復工，（不遵守他的命令復工的廠，他就派巡警攻擊說是破壞工人統一）。可是這樣單純地號召羣衆一服從政府命令，立即復工，一定要受到羣衆的打擊，官僚工賊們是很機伶的，爲着使得羣衆的熱烈情緒不轉過來打擊自己的腦袋，他不得不提出一星期內如調解得不到滿意答覆就宣佈總罷工的口號。

罷工鬥爭的發展

全市的綢緞工人沸騰起來了。他們熱切地注視着「二十四號」，焦急地等待着罷工。而在工人中，以國民黨的勢力爲背景而派工賊走狗們的鬥爭，也展開了劇烈的激戰。總工會官僚們鼓動「上」，在他們完全操縱下的改良待遇委員會與三區工會，不斷地以激烈行動與言論博取工人歡心，用杆月陸軍部京士的「排頭」，提起幹部的勇氣。可是另一方面，對於不聽他們的吩咐，不遵守市黨部與社會局命令復工的工人，則多方的與以攻擊。社會局則採取純然另一種的措施：延宕時間不承認改良待遇委員會的存在，不理睬調解問題；另外更鼓動他的直屬工具——第四區工會進行搗亂，用帶口問題（因爲三區工會負責人是曠縣人佔多數，而四區工會則是金華一帶人，他們就提出金華同鄉會反對罷工）爲口實，用這口實去打擊三區工會。總罷工的準備，可是這結果當然只是能得到羣衆的反感與打擊。四區工會在那裏目中是完結了，滬東區很多綢緞工人都提出交還四區銅牌，加入三區工會的口號。工人都說：「到底還是陸軍部京士這隻狗來得靈！」

改良待遇委員會幾度的請願後，社會局在廿四號召集調解了。可是資本家態度異常強硬，毫無結果，吩咐工人等兩天再說，廿七號再進行調解，工人羣起反對，可是不是被工賊們騙下去（如三區區等），就是被社會局代表壓下去（四區區），廿七號的調解，只解決一些次要的條件，工資及有關工資的十四條通通不談，一切要等到廿一號再度調解，工賊們接受了，可是工人們不能再忍耐再受欺騙，滬西南市開北很多廠自動罷工（如美亞亞絲織廠十廠及很多中等廠小廠等）。總工會及改良待遇委員會的工賊官僚們態度是：「爲着遵守政府的命令，現在不能不總罷工的命令，要等到廿一號的最後調解。社會局則準備用警察的力量來對付罷工工人，資本家則雇用大批流氓走狗通警察巡捕，以鎮壓工人。活動」。在這時期中滬南滬北滬東滬西都陸續有工人同警察巡捕以及破壞鬥爭的流氓走狗衝突的事情，被捕與受傷工人先後達數十人之多。

三月二十九號是國民黨政府的所謂「國定一紀念日」，爲着「遵守政府命令」根據二月十七日在社會局調解的決定，改良待遇委員會下令自動停工一天，組織在工會裏的許多主要綢緞全行自動罷工一天。在開北滬東開了兩個紀念大會後，就出發「打廠」，強迫未停工的廠停工。開北在軍警嚴密監視之下，沒能行動起來，滬東則與巡捕衝突，演成一幕流血慘劇（傷五人被捕三人不久釋放），終被打破。

卅一號調解簡直是一幕悲劇：資本家不但不承認增加工資，而且提出實際是減低工資的辦法來，資本家根本不承認有關工資的十四條件（如等緯等緯改造傢伙，資

本家賠損失，假期紀念日工資照付夜工點心錢等）；工資則以六角爲標準，六角以下加百分之十五，六角以上則要減到六角，社會局當然不能「壓迫」資本家讓步，於是談判破裂，當晚十二時半宣佈總罷工。罷工是異常之整齊，從三十一號夜十二時爆發後到四月一號早晨，幾乎全上海沒有一家綢緞廠開工。組織在工會裏的廠，固然一致地罷下來，沒組織在工會裏的廠，也跟著罷下來，在綢緞工人鬥爭的歷史上，像這樣普遍，這樣一致的總罷工，實是空前的第一次。

總罷工的失敗及以後鬥爭形勢

可是這樣普遍這樣一致的總罷工，這樣熱烈，這樣積極的羣衆情緒，缺乏着正確的領導，被國民黨官僚工賊操縱着，玩弄着，終不能爭得最後的勝利，罷工後改良委員會官僚們忙亂着請願，開代表會通過擁護政府，服從政府命令促進勞資合作的決議，社會局指揮下屬四區工會則忙着出佈告勸復工，聘請「高級幹事」，以增加自己羽翼，搗亂工人團結，動搖工人心理，以破壞罷工。罷工工人則無人過問，既沒有人來領導加強組織，團聚力量，更沒有人來指示辦法，說明鬥爭出路。甚至於連改良待遇委員會同工會消息都得不到，最糟的還是「政出多門」，弄得羣衆無所適從。三四兩區工會各在自己的主人指使之下，破壞工人統一，分散工人意志，拼命地造謠傾軋，拉攏搗亂，以爭奪出賣罷工的領導權，羣衆簡直不知如何是好，總罷工的失敗，已是難免的事了。

不過羣衆的鬥爭意志與團結力量是不可侮的，爲着非這這一總罷工，工賊們不得不找出一個在羣衆中能夠欺騙過去的辦法，於是乎決定增加工資一成的命令發出來了，至於別的有關工資的十四條件則通通取消，根據這一決定，工人得到些什麼呢？一成的增加，很多廠有總罷工前，個別罷工時就已經得到了，並且有些廠甚至得到一成半至二成，十四個條件中很多主要的條件也都在個別罷工時解決了，如果照社會局的規定，則何必要這總罷工，各廠工人很可以用個別罷工的手段去達到，而且有些已經得到勝利廠的廠，因爲這總罷工不是反要吃虧了嗎？根據社會局的規定，以前得到的條件得根本推翻。所以對於這一決定，工人是用「不滿意」最低要求，增加二成與接受之。

的口號來回答，但是改良待遇委員會的官僚工賊們軟下來了，準備出賣了，他把工人的目標從「二成」轉到十四條件上面來，他提出服從政府命令，接受裁定，但請求撤回根本取消十四條件的成命，整日的忙着請願。社會局的回答是爲着維持政府威信，不能收回成命，如不遵令復工一定當執法以繩。這些工賊走狗，除掉把工人雙手送到國民黨與資本家的剝削之上，還有別的高明的一花樣——「雙簧」。

羣衆不是瞎子，雖然得不到正確而有力的領導，打倒這些工賊官僚，然而憤怒反對的呼聲終無法鎮壓下去，官僚工賊們很懂得這點，他爲着收拾這個局面，穩定起羣衆的心意，特別擺出牧師式的面孔，夜以繼日地開會，來「說服」羣衆，「一成的增加是對我們有利的，十四條件，復工後繼續呈請，「另案辦理」，現在不能再罷下去了，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八大困難。我們不要中羣衆白的好計，他企圖用我們罷工的力量壓倒小廠家，頂壞的是滬東區反動份子的破壞，搗亂（指四區工會何亮等）我們不能反對政府的命令，羣衆熱烈的反對終於不能轉變這一情勢，於是總罷工在這些工賊們硬壓欺騙之下通過結束了，三號晨下令全體復工。

跟着這一復工，立即展開兩種情勢，一方面工賊走狗的衝突尖銳了，四區工會利用滬東綢緞工人三號繼續罷工的機會，動員一千多糾察隊打三區工會領導的美豐工廠工人，改良待遇委員會則通過決議，叫糾察隊動員工人打四區工會。資本家則開始反攻，各廠逼迫同業公會公告「增加工資一成，無力辦到，請求社會局減少」。另外請到實業部代表，調查工潮內幕真相，準備進一步的壓迫，這樣一來，連一成的增加也等於空話了。另一方面，工人的不滿逐漸提高，復工後情勢一天天開朗起來，他們知道是中了騙局了，老板沒有答應的意思，三月廿九日自動停工，工資沒有照給，發工資時，一成並沒有增加，等緯等緯改造傢伙一樣的是白領工，工作時間還是十一小時半，而社會局呢？不響了，工人們知道受了騙了。他還要罷，自動地個別地罷，這是今後工潮必然的趨勢。

這次鬥爭的教訓

這次罷工給我們以極深刻的教訓。國民黨破壞工人鬥爭的辦法，着實比從前進一步了。他不像從前專于工人鬥爭之外，單純地用警察力量用行政機關的命令，壓制工人鬥爭；不，他現在更加上一個利害幾倍，惡毒幾倍，也巧妙幾倍的方法：混進工人鬥爭裏面，把鬥爭全然操縱在自己手裏，使按照自己的軌道走，根本地全盤地消滅鬥爭，這當然不是從前絕未有過的手段，不過在運用的巧妙上，在佈置的周密上，以至在欺騙的作用上，都不知比從前高明到多少倍，他不惜用極左傾的迎合工人心理適應工人要求的言論與行動，以博取工人的歡心，他可以「擺顏色」，「擺肩架」以顯示他自己的堅決與強硬，他可以提出極恰當的要求，創立「進步的」組織（如全上海絲織工人改良待遇委員會）他可以領導羣衆遊行示威罷工打廠，以至與警察巡捕流血衝突，這在滿羣衆憤怒的要求積極鬥爭的羣衆，當然都是最合適口味的。不過他無論怎樣幹，其總的趨勢，都是與國民黨行政機關的法令密切地銜接着，巧妙地呼應着。這從他在工廠鬥爭中，始終號召工人「遵守政府命令復工」，「擁護政府」，「向黨政機關請願」，「聽黨政機關調解」的行動中，極明顯地表現出來，國民黨內部派別鬥爭表現在工人內部的工賊「左右派」的衝突，雖然劇烈地危害着工人的團結與鬥爭，然而在「黨政機關指使」之下，對於消滅工人鬥爭，則是互相呼應毫無矛盾的。

事情不限於這次工廠的罷工，年關前後英商電車工人的罷工，也看到這一狡手的魔掌，杜月笙可以出資贊助電車工人互助會的組織，陸軍部京士朱學範可以出來爲罷工工人「擺肩架」，工人都投到總工會去了。朱學範收了幾十個「小腳色」，杜月笙陸軍部京士朱學範共同分了電車工人三千幾百元的血汗錢，結果是電車工人利益實質上被出賣，而罷工結束，這種例子在別種工人鬥爭裏也極普遍地存在着，他是怎樣地危害工人鬥爭，阻止他們的覺悟與團結的發展，不難想像出來。

衝破這一魔手的障礙，應是先鋒隊在日前工人鬥爭中的中心任務，積極地擁護羣衆利益，號召工人爲自己的要求作堅決鬥爭，對這些官僚工賊的左傾口號要求發現，決不讓步，反對投降，揭穿他們出賣的陰謀，防止他們的陷害，避免流血衝突。工會羣衆化與工會內民主制度的徹底施行，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壓迫，力爭工人罷工與組織自由——這一切都是粉碎這些工賊陰謀的必需的條件。只有堅決地站穩在這立場上，才能挽救目前工人鬥爭所遭遇的厄運，才能將羣衆爭取到我們這邊來。